



甘子日報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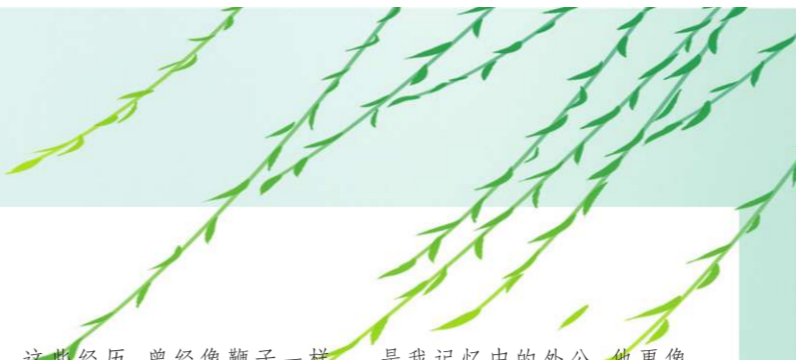
2026年4月3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王朝书
版式设计:边强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
XUEHUA
【第2614期】



见一面，少一面

◎羌人六

逝者的名字，
也许，还有生者的螺旋轨迹、签名，日期，时间，年份，月相，
风，潮汐，太阳耀斑，
树叶，蛇鳞，蜈蚣千足，山脊，古迹，
盛宴后的残羹冷炙，
残渣，残渣！
这就是我的领域，我的牢狱，我出不来；
但是我喜欢数沙子，
给每一粒沙子取名字，
这是我存在的唯一理由。
——勒·克莱齐奥（法国）

壹

有些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。只有一颗明亮的心，能够发现它们，将它们从时间的柱子上抠出来。如同晴朗的夜晚，在村子上空静静闪耀的星群，看着看着，身体和灵魂就掉了下去，像星群一样一落千丈。偶尔，会有流星在天际一闪即逝。母亲的话语就会飘上我的心头。母亲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们：“这说明，镇上又要死人了。”

第一次听母亲这么说的时侯，我还很小。稚嫩的胸腔里，激荡着一种说不清的神圣和悲哀。我在想，人为什么要死呢？我害怕死，虽然，我连死亡是什么样子都不清楚。隔了数年，我才恍然意识到：死亡，其实就站在我们中间。它和我们一起吃饭、上学、睡觉、做梦，一起玩耍、生病、劳动，一起等着某一时刻的到来。

我并不畏惧死亡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带着两个表妹，在离外婆家不远的庄稼地里游荡。在绿油油的玉米地边，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具露出地面的骨架。一场暴雨之后，那些骨头被洗得很白，白得就像一堆雪，一堆看上去完好无损的时间。两个表妹似乎并未意识到我发现了什么。吓唬她们的想法，已经淹没了我的恐惧。于是，我恶作剧般地捡起一截骨头，让其中一个表妹拿着。表妹不情愿，樱桃似的小嘴嘟得老高。我编了一个近乎愚蠢的理由：“我们把骨头带回家喂狗吧。”表妹将信将疑地接过骨头。我把恐惧递给她之后，拔腿就跑。我边跑边喊：“有鬼啊，有鬼啊……”山上的风很大，我的声音在风里隐隐有些颤抖。其实，我就是个鬼。两个表妹吓得一边跑一边尖叫，她们跟在鬼的后面跑着，哭闹声震耳欲聋。

这件事，到现在我记忆犹新。它躺在我的内疚里，就像一个人躺在他的棺材里。在伤害了一个亡者尊严的同时，也伤害了两个表妹。可能，因为这一件事，表妹们不会再去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。

见一面，少一面。我们活在变化之中，我们都在不断地改变着，不断地接近那个让我们显得既无助又模糊的时刻。如果能够再次遇见这种事，我相信我会毅然走上去，帮助那些早已被时光带走的逝者，把安宁和守望重新埋起来，让他们重新归于泥土。我们都会归于泥土，那是我们永远的归宿、乐园。在那儿，我们洗掉了身上的时间，成为一张白纸，用白花花骨头，继续守望故土。

贰

不久前，我收到一位老家朋友发来的请柬。红纸黑字，写着他要结婚的消息。看着母亲放在柜子上的请柬，我既高兴，又惆怅。结婚，在我看来，应该是一种归宿般的喜悦和认同，意味着流浪的肉体和灵魂有了寄托，也代表着男女双方明确的责任和选择。我为能分享这样的幸福而愉悦，也为之惆怅。回到家里，母亲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：“有对象没有？”我总是无比诚实地回答：“没有。”一脸期待的母亲，脸色顿时暗了下来，半是讽刺半是鞭策地重复起她和父亲的经历。

这些经历，曾经像鞭子一样抽打过他们，现在，母亲拿到了这根鞭子，用它抽打自己的儿子——你有对象没有？

母亲总是说，她和父亲成家的时候，一无所有。如今家产的一切财产，都是她和父亲一滴汗一滴汗攒出来的。每每说到这些，母亲的话语和眼神就会变得无比幽怨。同时，谈话的目的也像失去了一条腿一般，摇摇晃晃，不知不觉就偏离了重心。

我知道，这些年来，母亲之所以反感婆婆，主要是因为当年分家的时候，婆婆的偏心，让她和父亲吃够了苦头——没有像样的家具，没有尊严。他们在漏风的青瓦房里，度过了结婚以来的第一个冬天。母亲讲述的这些小事发生在一九八六年，我出生的前一年。那时候，本来可以选择留在部队发展的父亲，毅然回到家乡自谋生路。孝顺的父亲担心，他不在的日子，这个家就真的被人给“埋”了。这个人，是我的大伯。

充满变数的年代，从来就不缺少是非。是非，就像普通河水的水，源源不断。脾气火爆的大伯时常跟婆婆和爷爷闹别扭，最后发展到动武较真的地步。想着眼泪汪汪的亲人，父亲不得不选择离开部队，离开沈阳，落叶归根，重新开始。刚回老家不久的父亲，就带着结婚证和母亲，像皮球一样被赶出了家门口。结婚让他们得到许多，又仿佛让他们失去一切。恐怕精明能干的父亲也没有想到，走过万水千山，却在自家门前摔了跟头。

母亲说，我和弟弟出生以来，婆婆几乎没有抱过我们。这一点，我是相信的。婆婆总共生了六个孩子，她已经累了。贫穷，让她的爱喘不过气来。荒芜和偏激，其实是一种本能，一种来自封建时代的惯性。婆婆把大部分的爱都留给了最小的儿子，我的幺爸，尤其是那些家产。土地和房子，本身不属于我的父亲，也不属于婆婆的其他几个儿女，这些东西，近乎天生就属于我的幺爸——婆婆最小的儿子。中国有句老话：“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幺儿。”我相信，正是这句话，把我的父亲和母亲关在了婆婆家的大门之外。

成年以后，我渐渐明白，爱，并没有所谓的公平。因此，善良的父亲，没有任何抱怨。绕来绕去，毕竟是自己的亲人。没有了亲人，无异于孤魂野鬼。要不然，他也不可能坚决退伍还乡。母亲的冷漠，也可以理解。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儿女，“胸怀”这样的词语，会让她不知所措。母亲是真实的，世俗的。因为婆婆对于父亲的某些态度，也曾是她和父亲对于我的某些态度。在我弟弟身上，她和父亲一度重复着婆婆的偏狭。我的童年，便是一本样刊。

“见一面，少一面。”原来，我们一直活在这句话的肚子里，或者，浮在它的水面上。这句话比“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幺儿”意味深长，且沉重。从它进入我灵魂的刹那，我已经知道，一个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来了，坐在我的眼睛里，犹如清晨的太阳，有些耀眼，有些酸楚，有些清澈，有些迷惘。

叁

躺在病床上的外公，不

是我记忆中的外公，他更像一块朽木，一截枯草，一团即将飘过尘世的乌云。他缩成一团，嘴里时不时发出呻吟，肺上的疼痛，写满了整个空气。外公额头上密密麻麻的皱纹，犹如被风吹皱的河流。当我一阵风似的赶到外公面前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办法让自己相信，眼前的病人，是我的外公。

“人一老，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。”母亲眼泪汪汪地说。望着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外公，我再也没能忍住内心剧烈的心酸，眼泪吧嗒吧嗒地落了下来。

“哭啥？没出息！”一直守在医院照顾病人的外婆，似乎有些不高兴。外公生病，一家人都有些不高兴。这种不高兴，是真实的，也是世俗的。有的人不高兴，是因为老人的病情；有的人不高兴，则是因为老人生病所带来的麻烦。

“舅舅呢？舅舅怎么不来照顾外公？”我问。

“你舅舅忙得很，哪里有空？”心疼儿子的外婆直说。

“挣钱呗。”母亲心直口快。我更认同母亲的说法。在家里，不会讲故事的母亲，总是跟我们说：“你舅舅恐怕钻进钱眼里去了。”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分明听得出来，母亲的话语里沾着一丝心疼。在镇上，舅舅的精明能干，众所周知。但未必有人知道他的辛苦——如今这红红火火的日子，都是他起早贪黑、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。只有我们心知肚明。对舅舅来说，熬夜等于家常便饭。我亲身体会过一次，自那以后，舅舅开车出门要我给他做伴儿的时候，我打死也不干了。那是个冬天的夜晚，在江油，我和舅舅躲在汽车里整整熬了一夜。回到家里，我已经疲倦得走路都能睡着了。

这一回，外公病得很重，舅舅依然在家里忙得风生水起。钱要紧，还是亲人的命要紧？舅舅真的一点都不心疼吗？瞬间，我被冻结，像一块站着的冰。望着躺在病床上、已是见一面少一面的外公，死亡的恐惧跃上心头。来之前，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不知你外公能不能撑到过年？”我能说什么？“撑”字意味着坚持，意味着一种努力和延伸，而死亡，就站在它的尽头。

死亡是什么？死亡就像一棵大树上的叶子，总有人会随风落下。

老了的外公，话很多。吃饭的时候，看电视的时候，坐在院子里的时候，他总喜欢跟我们说话。即使我们从未认真听过，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仿佛只有说话，能够证明他的存在。从外公身上，我看到了一颗老人的孤独——它坐在他的额头上，坐在他的白头发里，坐在他越来越缓慢和僵硬的行动之中。直到身上的时光，在某一天成为静物，所有的儿女和亲人，都在他的呼吸里，变成平通河河底的石头，平静，疏远。

我和亲人们在医院轮流照看外公。将要离开医院的时候，我无话可说，只能深情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外公。见一面，少一面。我却不能一直陪着我的亲人。我不知道，下一次见面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——医院、家里，还是一座新坟……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